

《金匱要略》中甘草炮制的文献考证

高新颜¹, 朱晶晶², 朱建平^{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收录《金匱要略》所载方剂14首,其中6首含有甘草,包括桂枝芍药知母汤、苓桂术甘汤、橘皮竹茹汤、麦门冬汤、甘姜苓术汤、厚朴七物汤。这6首方剂中的甘草均无炮制要求。为明确这6首方剂的甘草炮制,通过《金匱要略》通行本与吴迁本甘草炮制的对照,《金匱要略》与《伤寒论》甘草炮制的对照,《伤寒杂病论》主要传本甘草炮制的分析,梳理两晋至宋元医书转载的上述6首方剂中甘草的炮制情况,以及汉至宋元时期的甘草炮制沿革,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推断出这6首经典名方所用甘草炮制法为“炙”。继而回顾炙法历史,阐明“炙”为直火烘烤,接近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之单炒(清炒)法,建议上述6首方剂均使用炒甘草。该文可为《金匱要略》经典名方的其他关键信息考证提供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经典名方; 甘草; 炒制; 吴迁本; 《金匱要略》; 炮制方法; 炙法

[中图分类号] G25;R28;R932;G35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21)21-0181-07

[doi] 10.13422/j.cnki.syfjx.20211550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210421.0924.001.html>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4-21 11:18

Textual Research on Processing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GAO Xin-yan¹, ZHU Jing-jing², ZHU Jian-ping^{1*}

(1.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14 formulas from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金匱要略》) in the *Catalogue of Ancient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the First Batch)*, 6 of them contai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cluding Guizhi Shaoyao Zhimutang, Linggui Zhugantang, Jupi Zhurutang, Maimendong Tang, Ganjiang Lingzhutang, Houpo Qiwtang.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the 6 above-mentioned formulas has no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rocessing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these formulas, this article compared related records in the popular vesion of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with its most rare version (WU Qian's version), compared related records i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with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伤寒论》), and investigated processing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the main edition of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伤寒杂病论》). We also summarized the records of 6 above-mentioned formulas in medical books from Western Jin to Yuan dynasties, and the processing evolution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from Han to Yuan dynasties.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6 above-mentioned formulas was broiling. Then, the history of broiling

[收稿日期] 20210111(013)

[基金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ZZ140507);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2012FY130100)

[第一作者] 高新颜,博士,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医药术语、中医药史研究,E-mail:gaoxinyan76@126.com

[通信作者] *朱建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医史、中医药术语研究,E-mail:zhujp1958@163.com

method is reviewed, and it is clarified that broiling is a direct toasting without auxiliary materials, which is close to the stir-frying recorded in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It is suggested to use stir-fried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for the 6 above-mentioned formulas, which can provide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f other key information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i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stir-frying; WU Qian's versio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processing method; broiling

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是指目前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清代及清代以前医籍所记载的方剂。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共收载方剂100首,其中14首出自《金匱要略》。这14首方剂共涉及中药35种(甘草、桂枝、生姜、白术、大枣、半夏、厚朴、茯苓、干姜、人参、芍药、麻黄、瓜蒌、薤白、枳实、知母、防风、附子、黄芪、苏叶、泽泻、百合、生地黄、蜀椒、橘皮、竹茹、麦门冬、粳米、大黄、石膏、苦杏仁、细辛、小麦、五味子、胶饴),其中以甘草使用频次最高;有6首方剂含甘草,分别为桂枝芍药知母汤、苓桂术甘汤、橘皮竹茹汤、麦门冬汤、甘姜苓术汤、厚朴七物汤(下文简称“六方”)。六方所含“甘草”在现今通行的《金匱要略》中均未标明炮制要求,原书也无炮制总则性文字。《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指出:“关键信息考证是经典名方开发利用的关键性、源头性问题,考证内容包括明确基原及药用部位、明确炮制、明确剂量、明确功能主治”^[1]。鉴于炮制方法对经典名方研发工作的重要意义,笔者拟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所载《金匱要略》经典名方的甘草炮制进行文献考证,明确六方中甘草炮制与否,以及其炮制方法,以期对相关经典名方研发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1 《金匱要略》主要版本所载六方的甘草炮制情况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所列《金匱要略》方剂的方名、处方、制法及用法,与现今通行的《金匱要略》文字一致,推测编制时参考的文本为《金匱要略》通行本。由于近年《金匱要略》吴迁本新现,并已被认定为《金匱要略》的最完善、最权威版本。因此,首先将《金匱要略》通行本与吴迁本的甘草炮制进行比较。《金匱要略》即《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东汉末年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散佚,伤寒部分由王叔和编成《伤寒论》传世,而杂病部分始终无人得见。北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发现《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该书为《伤寒杂病论》节略本,包含杂病内容。治平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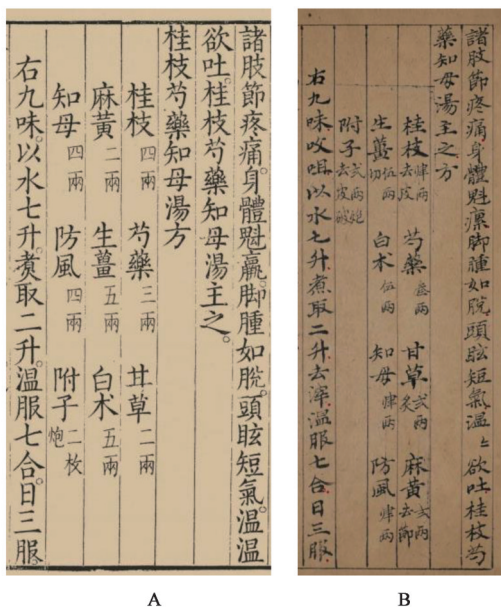
(1066年)林亿等学者以《金匱玉函要略方》中、下两卷为主体,校订成《金匱要略方论》刊行。目前,《金匱要略》有6个版本流传,即邓珍本、赵开美本、俞桥本、徐镛本、无名氏本、吴迁本。前5个以邓珍本为善,第2~5个也由邓珍本衍生。目前的通行本即属邓珍本系统,其代表性文本包括1956年影印本^[2]与2005年点校本^[3]。

吴迁本的发现是《金匱要略》版本研究的新突破。吴迁本也称“吴迁抄本”(《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和“洪武钞本”(《明洪武钞本<金匱要略方>》),抄于明初,晚近引起中医文献界关注,2009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影印出版^[4-6]。经真柳诚、段逸山等中医文献学者鉴定,吴迁本抄录自北宋小字本,是《金匱要略》传本中最接近宋本原貌者,是《金匱要略》的最善本^[7-8]。段逸山等^[8]、张承坤等^[9]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吴迁本与通行本在书名、结构、字句、炮制、剂型、煎煮法等方面存在若干差异,吴迁本明显比通行本充实可靠;吴迁本可纠正通行本诸多错误,充实通行本未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笔者比较了吴迁本与通行本《金匱要略》所载六方的甘草炮制情况,发现吴迁本甘草全部为“炙”。吴迁本六方中其他药物的加工及炮制也一一注明,譬如桂枝“去皮”、麻黄“去节”、大枣“擘”、生姜“切”等,而通行本皆无。图1为两书各自所录“桂枝芍药知母汤”,可窥一斑。故推测《金匱要略》通行本在传抄或刊印时忽略了药物炮制。建议六方的甘草炮制参照吴迁本“炙”。吴迁本的问世引起中医文献界和《金匱要略》研究界的高度重视,近年出版的《金匱要略》点校整理本多数以吴迁本为主校本甚或底本^[10-12],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材《金匱要略理论与实践》评价吴迁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金匱要略》最早最精版本”^[13]。吴迁本未来极可能取代邓珍本成为《金匱要略》的权威版本,从而对各类教材、专著产生深远影响,经典名方的研究应充分预见吴迁本的潜在影响力。

2 《金匱要略》与《伤寒论》甘草炮制的比较

《伤寒论》的现存善本为明代赵开美所翻刻的



A. 通行本(引自《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方论》);B. 吴迁本(引自《中华再造善本·金匱要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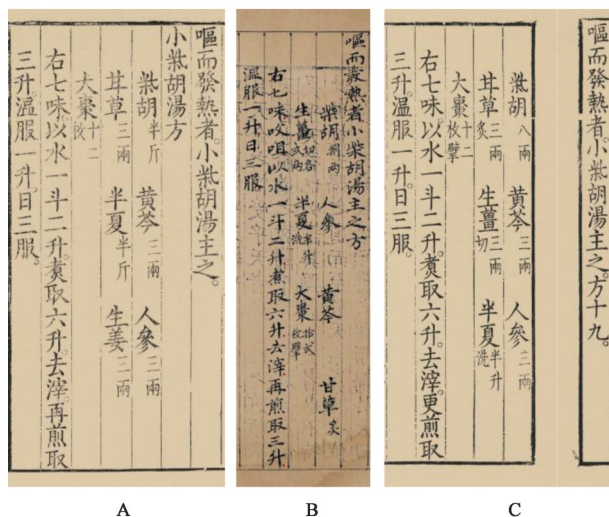
图1 《金匱要略》的2个主要版本所载桂枝芍药知母汤条文

Fig. 1 Records of Guizhi Shaoyao Zhimutang in 2 major editions of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宋校本,名《仲景全书·伤寒论》,2005年钱超尘等整理成白文本《伤寒论》^[14],收入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临床必读丛书”,成为当前《伤寒论》通行版本。《金匱要略》与《伤寒论》同为张仲景所撰,且均经过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然而,《金匱要略》载录的药物炮制却明显比《伤寒论》简略。以甘草为例,《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15]收录《伤寒论》方剂共有14首,其中含甘草者9首,且皆标记为“炙”,而《金匱要略》6首含甘草方剂均未注明炮制法,差异显著。

统计两书甘草使用情况后发现,《伤寒论》记载含甘草的方剂70首,其中除甘草汤、桔梗汤外,其余方剂均要求甘草炙用,全书甘草炙用比例高达97.1%。《金匱要略》记载含甘草的方剂88首,吴迁本炙用者85首,炙用比例96.6%;通行本炙用者30首,炙用比例仅34.1%。《金匱要略》通行本的甘草炙用比例明显低于吴迁本和《伤寒论》。另外,《金匱要略》通行本与《伤寒论》收有若干首同名方剂,这些方剂的甘草炮制往往在《伤寒论》中用“炙”,而《金匱要略》通行本则无任何记载,包括小柴胡汤、甘草泻心汤、麻黄附子汤等。其他常见药物亦存在类似情况,如《伤寒论》桂枝“去皮”、麻黄“去节”,《金匱要略》通行本则时去时不去。故推测《金匱要略》通行本传抄和刊印较为粗放,遗漏了大量细节,导致其药物炮制的详略不一。图2为《金匱要略》通行

本、吴迁本及《伤寒论》记载的“小柴胡汤”条文,显而易见,与通行本相比,《金匱要略》吴迁本与《伤寒论》的药物炮制加工记载详实,两书的药物处理方法亦一致。笔者认为,《伤寒论》与《金匱要略》皆由医家张仲景撰著,两书早期同属《伤寒杂病论》;北宋时两书又先后经由同一批学者校次,前后相差不过数年,因此两书药物炮制方法理应相同。《金匱要略》所用甘草当与《伤寒论》中炮制法一致,即采用“炙”法。



A.《金匱要略》通行本;B.《金匱要略》吴迁本;C.《伤寒论》通行本

图2 《金匱要略》和《伤寒论》所载小柴胡汤条文

Fig. 2 Records of Xiaochaihutang i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and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3 《伤寒杂病论》其他主要传本的甘草炮制情况

《伤寒杂病论》书成之后随即散佚,其主体内容辗转流传,被多部医书转引。因此,现今除《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之外,尚有多种其他传本存世。由于古代感染性疾病是首要死因,“百病之急,莫急于伤寒”,因此伤寒部分的流传远比杂病完整连贯,古传本也以《伤寒论》居多。笔者考察了宋本仲景医书刊行之前《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传本,分析了各传本的甘草炮制情况。

3.1 脉经本《伤寒杂病论》 《脉经》^[15]卷七至卷九保存了《伤寒论》与《金匱要略》的主要条文。由于今本《脉经》已被宋人删去方剂的药物组成,仅余方名,因此药物炮制情况已无法确知。敦煌卷子P3287第67~149行(《亡名氏脉经第二种》)^[16]以《脉经》为基础抄改而成,抄成于唐代中早期,该卷子所载8首方剂实即《脉经》遗方。8首方剂中有4首含甘草,且皆注明“生用”,提示汉晋时代甘草可能无需炮制。但敦煌卷子P3287芍药统写为“白芍药”,

芍药分赤、白始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早先成书的《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均未分写，推测《亡名氏脉经第二种》的方剂条文撰成应晚于《本草经集注》。因此，遗方的药物炮制加工是否保有《脉经》古貌，也就无据可考。《脉经》个别方名与今本《伤寒杂病论》存在差异，比如“黄芪桂五物汤”“枳实术汤”“茯苓桂枝术甘草汤”等，对考证桂枝、白术等药的基原仍具参考价值。

3.2 唐本《伤寒论》 孙思邈晚年所得《伤寒论》，即《千金翼方》^[17]卷九、卷十，保存了《伤寒论》的主体内容。唐本《伤寒论》含有甘草方剂共62首，其中有57首记载甘草需炙用，其余5首(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栀子柏皮汤、甘草汤、桔梗汤、栀子甘草汤)则无相关记载。

3.3 淳化本《伤寒论》 即北宋《太平圣惠方》^[18]卷八所录《伤寒论》古传本，词句与今本存在差异，大体结构相似。淳化本《伤寒论》载有29首方剂含甘草，炮制全采取“炙微赤，銼”。《太平圣惠方》其他卷篇甘草也用同法炮制，推测编修时实行了统一规范。

3.4 《金匱玉函经》^[19] 《伤寒论》古传本之一，北宋校完《伤寒论》后又校正此书，以便与《伤寒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金匱玉函经》共收录含甘草方剂70首，多数炙用，仅16首无炮制要求。由于《金匱玉函经》与《伤寒论》同出一源，推测《金匱玉函经》甘草无“炙”处大多属脱漏。譬如麻黄汤中甘草为“炙”，而与麻黄汤关系紧密之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小青龙汤等中甘草皆无炮制要求；再如苓桂术甘汤中甘草无炮制要求，而与其功效接近的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甘草汤等皆记载为“炙”。推测甘草无炮制要求的方剂极可能脱漏了“炙”字。

3.5 康治本《伤寒论》^[20] 日本传本，抄录于日本康治二年(1143年)，早于宋本《伤寒论》之校刊。全书含甘草方剂35首，几乎全部炙用，仅2首(甘草汤、栀子甘草豉汤)无炮制要求。

3.6 敦煌本《伤寒论》 敦煌卷子S202, P3287分别保留了《伤寒论》“辨脉法”与“伤寒例”的部分内容，故也称敦煌本《伤寒论》^[16]。敦煌本《伤寒论》无方剂条文，仅在经文中提及“神丹”“甘遂”“桂枝”“承气”等方药名数个，未见甘草。

综上分析，经考察《伤寒杂病论》主要传本的含甘草方剂，发现除甘草汤、桔梗汤等方剂外，绝大多数方剂均要求甘草“炙”用。总体而言，通行本《金匱要略》甘草炙用比例(34.1%)显著低于其他书籍。

4 两晋至宋元医书转载六方的甘草炮制情况

《金匱要略》成书后随即散佚，但书中若干方剂一直被历代医书转载。本文所讨论的6首经典名方散见于晋至宋元时期的若干医书。笔者考察该时期主要医学文献对六方的转载情况，以明确该时期医药界对这6首方剂中甘草炮制的主流认识。综合分析后发现，从《金匱要略》成书直至宋元时期，历代医书对六方的甘草炮制认识一直未发生变动。除个别情形外，“炙”法始终是规范炮制。

4.1 桂枝芍药知母汤 共4本古籍文献载有该方，除《脉经》有方剂无药味组成之外，另外3部古籍记载该方药味甘草均为“炙”。见表1。

表1 各文献所载桂枝芍药知母汤的甘草炮制方法
Table 1 Processing method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Guizhi Shaoyao Zhimutang in various books

出处	方名	甘草炮制
《金匱要略》(吴迁本)卷上	桂枝芍药知母汤	炙
《脉经》卷八	桂枝芍药知母汤	-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三	芍药知母汤	炙
《医全元戎》卷十一	桂枝芍药知母汤	炙

注：“-”未记载方剂的药味组成(表2同)。

4.2 苓桂术甘汤 共8本古籍文献载有该方，除《脉经》有方剂无药味组成和《金匱玉函经》存疑外，其余6部记载该方中甘草均为“炙”。见表2。

表2 各文献所载苓桂术甘汤的甘草炮制法
Table 2 Processing method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Lingui Zhugantang in various books

出处	方名	甘草炮制
吴迁本《金匱要略》卷中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炙
《伤寒论》卷三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炙
《金匱玉函经》卷七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无
康治本《伤寒论》	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	炙
《脉经》卷七	茯苓桂枝术甘草汤	-
《千金翼方》卷十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炙
《外台秘要》卷八	甘草汤	炙
《仁斋直指方论》卷十一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炙

4.3 橘皮竹茹汤 6本古籍载有该方，即吴迁本《金匱要略》卷中(橘皮竹茹汤)，《外台秘要》卷二(大橘皮汤)，《太平圣惠方》卷十一(竹茹饮子)，《伤寒类证活人书》卷十六(橘皮竹茹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一(橘皮竹茹汤)和《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橘皮竹茹汤)，且记载该方中甘草全部为“炙”。

4.4 麦门冬汤 共5本古籍载有该方，即吴迁本

《金匱要略》卷上,《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八,《外台秘要》卷九,《圣济总录》卷一百二十四和《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三,方剂名称均为麦门冬汤,且记载该方中甘草全部为“炙”。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原方无炮制方法记载,但据该书籍卷一序例“合和第七”篇“凡用甘草……皆炙之”考定。

4.5 甘姜苓术汤 共9本古籍载有该方,即吴迁本《金匱要略》卷中(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著汤),《千金翼方》卷十五(肾著汤),《外台秘要》卷十七(甘草汤、肾著汤),《太平圣惠方》卷四十四(甘草汤),《圣济总录》卷五十一(肾著汤),《全生指迷方》卷三(肾著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五(肾著汤)和《仁斋直指方论》卷三(肾著汤),且记载该方中甘草全部为“炙”。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原方无炮制方法记载,据该书籍卷一序例“合和第七”篇“凡用甘草……皆炙之”考定。另外,《外台秘要》卷十七甘姜苓术剂两见,其一名甘草汤,引自《古今录验》;其二名肾著汤,引自《经心录》,两方记载甘草皆为“炙”。

4.6 厚朴七物汤 共7本古籍载有此方,即《金匱要略》(吴迁本)卷上(厚朴七物汤),《小品方》卷一(厚朴汤),《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六(厚朴七物汤),《外台秘要》卷七(厚朴七物汤),《本草图经》卷十一(厚朴七物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一(七物厚朴汤)和《世医得效方》卷六(七物厚朴汤),除《本草图经》存疑外,其余记载该方甘草均为“炙”。其中,《小品方》原方无炮制方法记载,据“述旧方合药法”篇“甘草……去赤皮,炙之,令不吐”考定;《备急千金要方》则据该书籍卷一序例“合和第七”篇“凡用甘草……皆炙之”考定。另外,《本草图经》同段引厚朴七物汤、厚朴三物汤中甘草均无炮制方法记载,或为节省文字考量。

5 汉至宋元时期甘草炮制沿革

以时代为序,通过梳理本草、方书等医籍有关甘草炮制的论述,理清从《金匱要略》成书直至校正刊行前后甘草炮制的发展脉络。甘草的古代主流基原为乌拉尔甘草,现代则主要来源于豆科植物甘草(即乌拉尔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胀果甘草 *G. inflata* 或光果甘草 *G. glabra*) 的干燥根和根茎[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甘草早在秦汉时期即见于《神农本草经》及多部出土文献,但均未记录炮制相关内容。汉唐时期的主要方药类文献大多载其炮制法,且几乎皆要求炙用。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大量运用甘

草,除甘草汤、桔梗汤少数几方外,处方甘草绝大多数为“炙”,是中医古籍中甘草炙法的较早记载。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甘草……亦有火炙干者”^[21],为本草学专著中甘草炙法的最早记载。陶氏稍后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又说“藜芦、枳壳、甘草,皆炙”^[22]。同时代医书《小品方》“述旧方合药法”曰:“甘草一尺者,若数寸者,以头径一寸为准也。去赤皮,炙之,令不吐”^[23]。《雷公炮炙论》首载甘草的酒蒸法、酥炙法,又曰:“先炮令内外赤黄用良”^[24]。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合和第七”规定:“凡甘草、厚朴、枳实、石南、茵芋、藜芦、皂荚之类,皆炙之”^[25](《孙真人千金方》作“凡枳壳、厚朴、甘草及诸毛羽齿……等,皆炙之”^[26])。五代《日华子本草》曰:“甘草……入药炙用”^[27]。

宋元时期对甘草炮制的论述更加深入和全面。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曰:“甘草……入药须微炙;不尔,亦微凉。生则味不佳”^[27]。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药类法象”曰:“甘草,气味甘,生大凉,火炙之则温”^[28]。两书皆提出甘草生、炙有别。此外,宋代多部医书也在炮制总则中提出甘草应炙用,如《伤寒总病论》“修治药法”:“甘草,炙,或炒”^[29]。《普济本事方》“治药制度总例”:“甘草,炙”^[30]。《易简方》“咬咀生药料三十品性治”:“甘草,炙黄”^[31]。《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甘草,用大者。凡使,先破开,火上微炙黄赤色,方入药用。如稍多,只熅炒亦得。或生用,亦依本方”^[32]。《妇人大全良方》“辨识修制药物法度”:“甘草,炙黄”^[33]。可见,宋元医药学家将甘草炙用认定为规范炮制法,而且除“炙”以外还发展出了“炒”法,对甘草炙用、生用的差异也逐渐明朗,认识到炙用可减少不良反应。

除上述文献外,笔者还调研了唐宋时期几部大型方书——《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这些方书的总论未设置炮制总例类文字,处方药物的炮制采取《圣济总录》“各于逐方下注释”^[34]方式。笔者发现,这些方书中的甘草绝大多数为“炙”,少数方剂甚至在甘草发挥清热解毒效用时仍然炙用,如《太平圣惠方》卷八之甘草桔梗汤:“甘草一两(炙微赤,锉)、桔梗一两(去芦头)”。综上可知,自《金匱要略》成书直到其校正刊行的时代,甘草入药一直以炙法为主流。同时,随着医药经验积累,学者们也逐步认识到甘草炙用与生用的区别。建议六方的甘草炮制参考上述医籍记载。

6 甘草“炙”法名实简考

“炙”法在秦汉时期已被应用于药材加工,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有“炙蚕卵,令婆婆黄”(203行)^[35]等多处使用了“炙”法、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亦见“炙之令黄”(149简)^[3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炙”曰:“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说明秦汉时期医药文献之“炙”即将药材放于火上烘烤。古医书“炙”法运用广泛。《伤寒论》药材炙用者3种,即甘草、厚朴、枳实,书中还有“炙甘草汤”方剂1首。《金匮要略》炙用药除《伤寒论》3种之外,尚有百合、鳖甲、阿胶、蜂窠、皂荚、狼牙、獭肝及杏仁等。《本草经集注》序录:“诸虫先微炙……诸齿骨并炙捣碎之……凡丸散用胶皆先炙”^[21]。《备急千金要方》:“凡甘草、厚朴、枳实、石南、茵芋、藜芦、皂荚之类,皆炙之”^[25]。可见,古医书中须“炙”用的药材包罗甚广,草木、虫兽乃至胶类皆可“炙”之,因此“炙”的操作应属直火烘烤,并非近世习用的加辅料炒。隋唐时期的医书开始记载加辅料的炙法,即“涂炙”。如《雷公炮炙论》柏木“蜜涂,炙”、甘草“酥涂,炙”;《备急千金要方》附子“蜜涂,炙”等。加入辅料可以起到矫味(柏木),增效(甘草)和减毒(附子)等作用。除“涂炙”外,加热同时加入辅料的方法尚有蜜煎法,如《金匮要略》有大乌头煎,先将乌头水煎去滓,再入蜂蜜煎至水气尽,服蜜。《千金翼方》有蜜煎甘草法:“治阴头生疮方,蜜煎甘草,涂之”。由于乌头、甘草蜜煎之后未再入汤剂,这里的“蜜煎”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炮制,但蜜煎法很有可能启发了后世的炮制创新。两宋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涂炙、蜜煎等演进成加辅料炒法,医书已可常见酒炒、醋炒、蜜炒、盐炒等炮制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六龙脑饮子“甘草蜜炒”。此处“蜜炒”可视为甘草蜜炙法的雏形。不过,从南北朝至宋元,涂炙、蜜炒等法始终未成为甘草炮制的主流,用于汤剂的甘草绝大多数仍直火烘烤,蜜炙法从明清开始才逐渐成为主流,实例如《炮炙大法》“切片用蜜水拌炒”和《得配本草》“蜜炙用”等。

综上可知,《金匮要略》六方中的“甘草(炙)”是将甘草直接烘烤,而非现今加蜜炒成的“炙甘草”。甘草的古“炙”法操作规范,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篇所论较详:“甘草,凡使,先破开,火上微炙,黄赤色,方入药用”^[32],这段描述接近2020年版《中国药典》清炒法,制成饮片即炒甘草,亦称清甘草。另外,宋元时期的甘草炮制还出现炒、熅等法,或为清炒法的萌芽。目前,炒甘草虽

已非2020年版《中国药典》主要炮制规格,但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新近颁布的炮制规范仍在实施^[37-39]。2020年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首方剂)》温经汤之甘草也采用了炒甘草。温经汤出自《妇人大全良方》,该书成书距《金匮要略》校定刊行仅140余年,应与《金匮要略》甘草炮制情况接近。另外,近年随着经典名方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伤寒论》“甘草(炙)”并非蜜炙,而系直火烘烤,接近现代之炒甘草^[40-43]。《金匮要略》与《伤寒论》成于一时一人之手,甘草的炮制也必然一致,因此,《金匮要略》所载六方所用甘草应为炒甘草。

7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金匮要略》通行本与最善本吴迁本甘草炮制的对照,《金匮要略》与《伤寒论》甘草炮制的对照,《伤寒杂病论》主要传本甘草炮制的考察和分析,梳理两晋至宋元医书转载六方的甘草炮制情况,以及汉至宋元甘草炮制的沿革,最终从文献考证角度推断,《金匮要略》六方的甘草炮制为“炙”。又鉴于宋以前“炙”的涵义为直火烘烤,接近现今单炒(清炒)法,因此,六方均建议使用“炒甘草”。

本文的研究思路有2个方面:①充分考虑《金匮要略》的文献学特征,及时采纳文献学最新成果,将《金匮要略》吴迁本和《伤寒论》作为文献考证的首要参照。②梳理本草学、方剂学传承脉络,全面调研相关医籍,为文献考证提供有力旁证。推而广之,《金匮要略》经典名方中存在争议的基原、用药部位、炮制、剂型、功能主治等关键信息的文献考证,均可参考本文研究思路实施。譬如《金匮要略》吴迁本和《伤寒论》的“桂枝(去皮)”可证明“桂枝”实即肉桂;再如《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未收载方剂麻杏苁甘汤,《金匮要略》通行本为煮散,而吴迁本为普通汤剂,提示煮散并非原貌。另外,须说明两点:第一,限于学科背景,本文仅从文献考证角度分析推断《金匮要略》甘草炮制方法。中药的炮制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临床实践和中医药理论的发展,炮制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后来记载的炮制方法一般更加适时。因此,经典名方药物炮制的研究不应一味复古,机械地照搬古籍原文,而应当全面梳理炮制的演变历史,客观评价古今炮制方法的优胜劣汰。应遵循“传承精华、古为今用、古今衔接、凝聚共识”的总则^[1],在尊重古代医籍原文记载本意的基础上,充分梳理历代变迁,结合当前生产实际情况,最终确定经典名方关键信息^[44-45]。第二,现今存世的《伤寒杂病论》文本屡经后人编次整理,

其原初的甘草炮制已无法得知。目前,《伤寒杂病论》甘草炮制的确切记载只能上溯至约5世纪后期(据《小品方》《补阙肘后方》),彼时《伤寒杂病论》成书已200多年。但经过考察发现,该时期的文献不约而同地要求甘草炙用,说明医药界可能早已形成共识。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古代经典方剂关键信息考证原则[EB/OL]. (2020-10-15) [2020-12-23]. [http://kjs. satcm. gov. cn/zhengcewenjian/2020-11-10/18132. html](http://kj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0-11-10/18132.html).
- [2] 张仲景. 金匱要略方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 [3]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何任,何若苹,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4] 日本东洋医学会伤寒金匱编刊小委员会. 伤寒论·金匱要略[M]. 善本翻刻. 东京:日本东洋医学会,2009.
- [5] 张仲景. 明洪武钞本《金匱要略方》[M]. 吴迁,钞. 段逸山,邹西礼,整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 [6] 张仲景. 金匱要略方论[M]. 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7] 真柳诚,梁永宣,段逸山,等. 《金匱要略》的成书与现存版本问题[J]. 中华医史杂志,2009,39(6):363,封4.
- [8] 段逸山,邹西礼. 明抄北宋小字本《金匱要略方》研究[J]. 中医文献杂志,2010,28(2):1-5.
- [9] 张承坤,赵雅琛,沈澍农. 《金匱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对比研究[J]. 中医药文化,2019,14(1):88-96.
- [10]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邱浩,重校.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 [11]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陈萌,点校.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 [12]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徐凤凯,王东君,李帝卫,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13] 姜德友,贾春华. 金匱要略理论与实践[M].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67.
- [14] 张仲景. 伤寒论[M]. 王叔和,撰次. 钱超尘,郝万山,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1.
- [15] 王叔和. 脉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 [16] 马继兴.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中[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152-159.
- [17] 孙思邈. 千金翼方[M]. 高文柱,校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74-225.
- [18]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 [19] 张仲景. 金匱玉函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 [20] 张仲景. 伤寒论[M]. 康治本.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
- [21]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22] 葛洪. 肘后备急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6.
- [23] 陈延之. 小品方[M]. 高文铸,辑校注释.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8.
- [24] 雷敩. 雷公炮炙论[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27.
- [25]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高文柱,沈澍农,校注.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2.
- [26] 孙思邈. 孙真人千金方[M]. 新雕本. 曾凤,校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1.
- [27] 唐慎微. 证类本草[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53.
- [28] 张元素. 医学启源[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 [29]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67.
- [30] 许叔微. 普济本事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76.
- [31] 王硕. 易简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1.
- [32]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343.
- [33]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7.
- [34] 赵佶. 圣济总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02.
- [3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五十二病方[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78.
- [36] 和中浚,李继明,赵怀舟,等. 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比较研究[J]. 中医药文化,2015,10(4):22-34.
- [37]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44.
- [38]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23.
- [39]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41.
- [40] 张英栋. 《伤寒论》“炙甘草”当为炒甘草[N]. 中国中医药报,2013-02-18(4).
- [41] 王奇. 《伤寒论》方中炙甘草炮制方法探析[J]. 河北中医,2013,35(11):1654-1655.
- [42] 张迪,陈萌,张冬梅,等. 《伤寒论》中炙甘草应为今之炒甘草[J]. 环球中医药,2019,12(11):1672-1674.
- [43] 王野. 甘草之“炙”古今不同炮制方法及饮片质量的比较研究[D]. 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20.
- [44] 张小会,李彦玲,刘艳,等. 经典名方温经汤的处方考证和临床应用研究概况[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0,26(23):44-55.
- [45] 詹志来,李兵,张卫,等. 经典名方药物关键信息考证原则与细则探讨[J]. 中国现代中药,2020,22(8):1155-1161.

[责任编辑 刘德文]